

廿载繁华梦

【清】

杨玉萍 主编
黄小配 著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廿
載
繁
華
夢

【清】
黃小配 著

楊玉萍 主編



中國出版集團公司
華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廿载繁华梦 / (清) 黄小配著. — 北京 : 华文出版社, 2019.1

(中国古典小说丛书 / 杨玉萍主编)

ISBN 978-7-5075-4935-5

I. ①廿… II. ①黄…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27110号

廿载繁华梦

著 者: (清) 黄小配

责任编辑: 刘超平

特约编辑: 余 庆

装帧设计: 格林文化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hs.com.cn>

投稿邮箱: hwchs@126.com

电 话: 总编室 010-58336239 责任编辑 010-58336222

发行部 010-58336270 010-5624915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天津一宸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14千字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4935-5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古典小说丛书”出版说明

所谓“古典小说”云者，其义有二焉：一曰，但凡古代之小说，皆可谓之“古典小说”；一曰，但凡技法未受泰西影响之小说，亦可谓之“古典小说”。然此特就今人之观念言之耳。

揆诸坟典，“小说”一词，出自《庄子·外物篇》，其言曰：“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由此观之，庄子所谓“小说”，不过琐屑之言，以其无关道术，故以小说名之耳。

炎汉成、哀之世，刘向、刘歆父子典校秘书，检讨百家学说，取桓谭《新论》“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治家，有可观之辞”之意，把《伊尹说》《鬻子说》诸书，归为“小说家”之书，而《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继之。夷考其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语出《汉志》），此亦非后世之小说也。

唐修《隋书》，其《经籍志》立论本诸《汉志》，以小说为“街谈巷语之说”（《隋书·经籍志》语）。当此之时，小说之名虽同，而其类目稍广，举凡《燕丹子》《世说》《述说》之属，皆可入诸小说名下。

后晋修《唐书》，其《经籍志》立论与《隋志》无异，以《博物志》隶小说，此为“神异志怪之书”入小说之始。

天水一朝，欧阳文忠公撰《新唐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新唐志》），以《列异传》《甄异传》《续齐谐记》《感应传》《旌异记》等“史部·杂传类”之书移于“小说类”。至是，小说之部类日繁。

及元脱脱修《宋史》，《艺文志·小说类》承《新唐志》之旧而增广之。

明胡应麟以小说繁夥，派别滋多，于是综核大凡，分小说为六类：一曰“志怪”，一曰“传奇”，一曰“杂录”，一曰“丛谈”，一曰“辩订”，一曰“箴规”。至此，小说一类已蔚为大观，脱《汉志》“街谈巷语”之成规。

清修“四库”，《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提要》）别小说为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而又损益之。考诸《提要》，则损益可知：一曰，进“丛谈”“辩订”“箴规”为“杂家”；一曰，隶《山海经》《穆天子传》诸书于小说。小说范围，至是乃稍整洁矣。其分目虽殊，而论述则袭诸旧志。

曩者宋元明清之史志，难觅“平话”“演义”之书，此特士夫习气，鄙其为末流所使然也。史家成见，一至于斯。今人刻书，自当脱古人窠臼。

说部诸书，以文体分，有“白话”“文言”之别；以体裁分，有“话本”“传奇”“演义”之别；以内容分，有“佳话”“世情”“侠义”“家将”“神魔”之别。细玩其文，既有劝世之良言，亦有“诲淫诲盗”之糟粕，而抉择去取，转成读说部书之第一要务。以此之故，我社特于说部诸书择其精者，辑之而为“中国古典小说丛书”，凡百余种。

然说部之书浩如烟海，其精者又何限于区区百十之数？此次出版，难免遗珠之憾。然能俾读者因之而省择取之劳，进而得窥说部精要，示人以津梁，则尚不违出版“中国古典小说丛书”之初心。

说部之书，多出自书坊，脱误错乱，在所难免，故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外，尚需广施校雠，始得成其为可读之书。以此之故，我社多方搜罗以定底本，精排其版以美其观，躬自校雠以正讹误，然后付诸枣梨，装订成书，以飨读者。

限于编者学力有限，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尚祈广大方家、读者诸君不吝批评斧正。凡能指出书中一二谬误者，皆为吾师，吾人不胜感激之至。

华文出版社编辑部

2017年10月26日

目 录

序 一	001
序 二	003
第一回	
就关书负担访姻亲 买职吏匿金欺舅父	001
第二回	
领年庚演说书吏 论妆奁义谏豪商	008
第三回	
返京城榷使殒中途 闹闺房邓娘归地府	014
第四回	
续琴弦马氏嫁豪商 谋差使联元宴书吏	021
第五回	
三水馆权作会阳台 十二绅同结谈瀛社	027
第六回	
贺姜酌周府庆宜男 建斋坛马娘哭主妇	033
第七回	
偷龙转凤巧计难成 打鸭惊鸳姻缘错配	040
第八回	
活填房李庆年迎妾 挡子班王春桂从良	047
第九回	
闹别宅马娘丧气 破红尘桂妹修斋	054
第十回	
闹谷埠李宗孔争钗 走香江周栋臣惧祸	060

第十一回	
筑舞台大兴土木	交豪门共结金兰····· 066
第十二回	
狡和尚看相论银精	治丫环调情闹花径····· 073
第十三回	
余庆云被控押监房	周少西受委权书吏····· 079
第十四回	
赖债项府堂辞舅父	馈娇姿京邸拜王爷····· 086
第十五回	
拜恩命伦敦任参赞	礼经筵马氏庆宜男····· 093
第十六回	
断姻情智却富豪家	庆除夕火烧参赞府····· 099
第十七回	
论宝镜周家赏佣妇	赠绣衣马氏结尼姑····· 105
第十八回	
潜长男惊梦惑尼姑	迁香江卜居邻戏院····· 111
第十九回	
对绣衣桂尼哭佛殿	窃金珠田姐逮公堂····· 116
第二十回	
定窃案控仆入监牢	谒祖祠分金修屋舍····· 124
第二十一回	
游星洲马氏漏私烟	悲往事伍娘归地府····· 130
第二十二回	
办煤矿马氏丧资	宴娼楼周绅祝寿····· 136
第二十三回	
天师局李庆年弄计	赛金楼余老五争娼····· 142
第二十四回	
勤报效书吏进京卿	应恩闱幼男领乡荐····· 148

第二十五回	
酌花筵娼院遇丫环	营部屋周家嫁长女····· 154
第二十六回	
周淑姬出阁嫁豪门	德樵使吞金殉宦海····· 160
第二十七回	
繁华世界极侈穷奢	冷暖人情因财失义····· 166
第二十八回	
诬奸情狡妾裸衣	赈津饥周绅助款····· 172
第二十九回	
争家权长子误婚期	重洋文京卿寻侍妾····· 178
第三十回	
苦谋差京卿拜阉宦	死忘情债主籍良朋····· 184
第三十一回	
黄家儿纳粟捐虚衔	周次女出闺成大礼····· 190
第三十二回	
挟前仇余子谷索资	使西欧周栋臣奉诏····· 196
第三十三回	
谋参赞汪太史谒钦差	寻短见周乃慈怜侍妾····· 202
第三十四回	
留遗物惨终归地府	送年庚许字配豪门····· 208
第三十五回	
赴京城中途惊噩耗	查库项大府劾钦差····· 215
第三十六回	
潘云卿逾垣逃险地	李香桃奉主入监牢····· 221
第三十七回	
奉督谕抄检周京堂	匿资财避居香港界····· 227
第三十八回	
闻示令商界苦诛求	请查封港官驳照会····· 233

第三十九回

情冷暖侍妾别周家 苦羁留马娘怜弱女····· 239

第四十回

走暹罗重寻安乐窝 惨风潮惊散繁华梦····· 245

序 一

沧桑大陆，依稀留劫外之棋；混沌众生，仿佛入邯郸之道。香迷蝴蝶，痴梦难醒；悟到木犀，灵魂已散。看几许英雄儿女，滚滚风尘；都付与衰草夕阳，茫茫今古。此金圣叹所谓“大地梦国，古今梦影，荣乐梦事，众生梦魂”者也。然沉醉仙乡，陈希夷千年睡足；迷离枯冢，丁令威今日归来。人间为短命之花，桃开千岁；天上是长生之树，昙现刹那。从未有衣冠王谢，转瞬都非；宫阙邮亭，当场即幻。就令平波往复，天道自有循环；无如世路崎岖，人心日形叵测。虽水莲泡影，达观久付虚空；然飞絮沾濡，识者能无感喟？此《廿载繁华梦》之所由作也。

黄君小配，挟子胥吹箫之技，具太冲作赋之才。每拔剑以唾壶，因人抱忿；或废书而陨涕，为古担忧。自昔墨客词人，慷慨每征于歌咏；忧时志士，感愤即寄于文章。况往事未陈，情焉能已？伊人宛在，末如之何。对三秋萧瑟之悲，纪廿载繁华之梦。盖以宋艳班香，赏雅而弗能赏俗；南华东野，信耳而未必信心。于是拾一代之蜗闻，作千秋之龟鉴。或写庸夫俗子，弹指而佩玉带金鱼；或叙约素横波，转眼而作囚奴灶婢。长乐院之珠帘画栋，回首何堪？未央宫之绿鬓朱颜，伤心莫问。乌衣旧巷，燕去堂空；白鹭荒洲，鱼潜水静。今日重经故垒，能不感慨系之乎？更有根联兰艾，薰莸之气味虽殊；谊属葭莩，瓜蔓之灾殃亦到。休计冤衔于圉马，已连祸及乎池鱼。可怜宦海风潮，鲸鲵未息；试看官场攫噬，鹰虎弗如。

嗟乎嗟乎！廿年幻梦，如此收场；万里故乡，罔知所适。若论

祸福，塞翁之马难知；语到死生，庄子之龟未卜。叹浮生其若梦，为欢几何？抚结局以如斯，前尘已矣。二十载繁华往事，付与茶余酒后之谈；数千言锦绣文章，都是水月镜花之影。丁未重阳后十日华亭过客学吕谨序。

序 二

吾粤溯殷富者，道、咸间，曰卢，曰潘，曰叶。其豪奢煊赫勿具论，但论潘氏有《海山仙馆丛书》及所摹刻古帖，识者宝之。叶氏《风满楼帖》，亦为士林所珍贵。卢氏于搜罗文献，寂无所闻，顾尝刻《鉴史提纲》，便于初学，文锦亲为作序，则卢氏殆亦知尊儒重学者。虽皆不免于猎名乎，其文采风流，亦足尚矣。越近时有所谓南海周氏者，以海关库书起其家。初寓粤城东横街，门户乍恢宏，意气骄侈。而周实不通翰墨，通人亦不乐与之相接近。彼所居固去万寿宫弗远也，周以此意示某，嘱为撰门联。某乃愚弄之，其词曰：“宫阙近螭头。”是以周之室比诸王宫也。且句法实不可解，而周遭烂然雕刻，悬诸门首。越数日，某友晓之曰：“此联岂惟欠通，且欲控君僭拟宫阙，而勒索多金也。”周乃怵然惧，命家人立斫之以为薪，然人多寓目矣。以周比潘、卢、叶，则潘、卢、叶近文，而周鄙野也。

东横街家屋被燬后，迁寓西关宝华正中约。该屋本郭氏物。而顺德黎氏拆数屋以成一大屋。黎以宦闽也，售诸周氏，周又稍扩充之。虽阔八间过，然平板无曲折，入其门，一览可尽。且深不逾十二丈，以视潘、卢、叶，又何如也？河南安海，所谓伍榜三大屋者，即卢氏故址。近年来虽拆为通衢，顾改建二三间过之屋，弥望皆是，则其地之恢广殆可知。潘氏除宅子不计，海山仙馆宽逾数亩，老圃犹能道及。叶氏宅与祠连，有叶家祠之称。第十甫而外，自十六甫以至旋源桥下，皆叶氏故址也，是以房屋一端而论，又

潘、卢、叶广而周隘矣。

呜呼！周之繁华，岂吾粤之巨擘哉？但以官论，则周差胜。盖潘得简运司，以为殊荣，而卢、叶则不过部郎而已，未若周之由四品京堂而三品京堂也。虽然，其为南柯一梦，则彼此皆同。潘以欠饷被查抄，卢、叶亦日就零落，甚至弃其本主于社坛，放而不祀。迄今故老道其遗事，有不歔歔感喟，叹人生若梦，为欢几何者乎？彼周氏者，旋放钦差大臣，旋被参籍没，引富人覆没之历史，又有不以潘、卢、叶为比例者乎？顾潘、卢所享，约计各有五十年，潘、卢则及身而败，与周相同；叶则及其子孙，繁华乃消歇，与周小异。而计享用之久暂，则周甚暂，而潘、卢、叶差久，盖彰然明矣。此所以适成其为二十载繁华梦，而作书者于以有词也。曩有伍氏者，亦以富称，然持以与周较，则文采宫室，皆视周为胜，享用亦稍久。至今衰零者虽过半，而园囿尚有存者。惟伍氏官爵不逾布政司衔，逊于周之京卿。顾今尚可以此傲庸人也，则胜于周之参革矣。

嗟夫！地球一梦境耳，人类胥傀儡耳，何有于中国？何有于中国广东之潘、卢、伍、叶及周氏？然梦中说梦，亦人所乐闻，其有于酒后，或作英雄梦，或作儿女梦，或作人间必无是事之梦，而梦境才醒之际，执此卷向昏灯读之，当有悲喜交集而歌哭无端者。光绪丁未中秋节曼殊庵主叙。

诗曰：

世途多幻境，因果话前缘。
别梦三千里，繁华二十年。
人间原地狱，沧海又桑田。
最怜罗绮地，回首已荒烟。

第一回

就关书负担访姻亲 买职吏匿金欺舅父

喂！近来的世界，可不是富贵的世界吗？你来看那富贵的人家，住不尽的高堂大厦，爱不尽的美妾娇妻，享不尽的膏粱文绣，快乐的笙歌达旦，趋附的车马盈门。自世俗眼儿里看来，倒是一宗快事。只俗语说得好，道是：“富无三代享。”这个是怎么原故呢？自古道：“世族之家，鲜克由礼。”那纨绔子弟，骄奢淫佚，享得几时？甚的欺瞒盗骗，暴发家财，尽有个悖出的时候。不转眼间，华屋山丘，势败运衰，便如山倒，回头一梦。百年来闻的见的，却是不少了。

而今单说一位姓周的，唤做庸祐，别号栋臣。这个人说来倒是广东一段佳话。若问这个人生在何时何代，说书的人倒忘却了，犹记得这人本贯是浙江人氏，生平不甚念书，问起爱国安民的事业，他却分毫不懂。惟是弄功名、取富贵，他还是有些手段。常说道：“富贵利

达，是人生紧要的去处，怎可不竭力经营？”以故他数十年来，都从这里造工夫的。他当祖父在时，本有些家当，到广东贸易多年，就寄籍南海那一县。奈自从父母没后，正是一朝权在手，财产由他挥霍，因此上不多时，就把家财弄得八九了。还亏他父兄在时，交游的还自不少，多半又是富贵中人，都有些照应。就中一人唤做傅成，排行第二，与那姓周的本有个甥舅的情分，向在广东关部衙门里当一个职分，唤做库书。论起这个库书的名色，本来不甚光荣，惟是得任这个席位，年中进项却很过得去。因海关从前是一个著名的优缺，年中措办金叶进京，不下数万两，所以库书就凭这一件事经手，串抬金价，随手开销，或暗移公款，发放收利。其余种种瞒漏，哪有不自饱私囊的道理？故傅成就从这里起家，年积一年，差不多已有数十万的家当。那一日，猛听得姐夫没了，单留下外甥周庸祐，赌荡花销，终没有个了期。看着他的父亲面上，倒是周旋他一二，才不愧一场姻戚的情分。况且库书里横竖要用人的，倒不如栽培自己亲朋较好。想罢，便修书一封，着周庸祐到省来，可寻一个席位。

这时，周庸祐接了舅父的一封信，暗忖在家里料没甚么好处，今有舅父这一条路，好歹借一帆风，再见个花天锦地的世界，也未可定。便拿定了主意，把家产变些银子傍身，草草打叠些细软。往日欠过亲友长短的，都不敢声张，只暗地里起程，一路上登山涉水，望省城进发。还喜他的村乡唤做大坑，离城不远，不消一日，早到了羊城，但见负山含海，比屋连云，果然好一座城池，熙来攘往，商场辐辏，端的名不虚传！周庸祐便离舟登岸，雇了一名挑夫，肩着行李，由新基码头转过南关，直望傅成的府上来。到时，只见一间大宅子，横过三面，头门外大书“傅寓”两个字。周庸祐便向守门的通个姓名，称是大坑村来的周某，敢烦通传去。那守门的听罢，把周庸祐上下估量一番，料他携行李到来，不是东主的亲朋，定是戚友，便上前答应着，一面着挑夫卸下行李，然后通传到里面。

当下傅成闻报，知道是外甥到了，忙即先到厅上坐定，随令守门的引他进来。周庸祐便随着先进头门，过了一度屏风，由台阶直登正厅上，早见着傅成，连忙打躬请一个安，立在一旁。傅成便让他坐下，寒暄过几句，又把他的家事与乡关风景问了一会，周庸祐都糊混答过了。傅成随带他进后堂里，和他的姪娘及中表兄弟姐妹一一相见已毕，然后安置他到书房里面。看他行李不甚齐备，又代他添置多少衣物。一连两天，都是张筵把盏，姻谊相逢，好不热闹。

过了数天，傅成便带他到关部衙里，把自己经手的事件，一一交托过他，当他是管家一样。自己却在外面照应，就把一个席丰履厚的库书，竟像他一人做起来了。只是关部的库书里，所有办事的人员，都见周庸祐是居停的亲眷，哪个不来巴结巴结？这时只识得一个周庸祐，哪里还知得有个傅成？那周庸祐偏又有一种手段，却善于笼络，因此库书里的人员，同心协谋，年中进项，反较傅成当时加多一倍。

光阴似箭，不觉数年。自古道：“盛极必衰。”库书不过一个书吏，若不是靠着侵吞鱼蚀，试问年中如许进项，从哪里得来？不提防来了一位姓张的总督，本是顺天直隶的人氏，由翰林院出身，为人却工于心计，筹款的手段，好生了得。早听得关部里百般舞弊，叵耐从前金价很平，关部入息甚丰，是以得任广东关部的，都是皇亲国戚，势力大得很，若要查究，毕竟无从下手，不如舍重就轻，因此立心要把一个库书查办起来。

当下傅成听得这个风声，一惊非小，自念从前的蓄积，半供挥霍去了，所余的都置了产业，急切间变动却也不易。又见查办拿人的风声，一天紧似一天，计不如走为上着。便把名下的产业，都糊混写过别人，换了名字，好歹规避一时。间或欠人款项的，就拨些产业作抵，好清首尾。果然二三天之内，已打点得停停当当。其余家事，自然寻个平日的心腹交托去了。正待行时，猛然醒起：关部里一个库

书，自委任周庸祐以来，每年的进项，不下二十万金，这一个邓氏铜山，倒要打点打点。虽有外甥在里面照应将来，但防人心不如其面。况且自己去后，一双眼儿看不到那里，这般天大的财路，好容易靠得住，这样是断不能托他的了。只左思右想，总没一个计儿想出来。那日挨到夜分，便着人邀周庸祐到府里商酌。

周庸祐听得傅成相请，料然为着张总督要查办库书的事情了，肚子里暗忖道：此时傅成断留不得广东，难道带得一个库书回去不成？他若去时，乘这个机会，或有些好处。若是不然，哪里看得甥舅的情面？倒要想条计儿，弄到自己的手上才是。想罢，便穿过衣履，离了关部衙门，直望傅成的宅子去。

这时，傅成的家眷早已迁避他处，只留十数使唤的人在内。周庸祐是常常来往的，已不用通传，直进府门到密室那里，见着傅成，先自请了一个安，然后坐下。随说道：“愚甥正在关部库书里，听得舅父相招，不知有什么事情指示？”傅成见问，不觉叹一口气道：“甥儿，难道舅父今儿的事情，你还不知道么？”周庸祐道：“是了，想就是为着张大人要查办的事。只还有愚甥在这里，料然不妨。”傅成道：“正为这一件事，某断留不得在这里。只各事都发付停妥，单为这一个库书，是愚舅父身家性命所关系，虽有贤甥关照数目，只怕张大人怒责下来，怕只怕有些变动，究竟怎生发付才好？”

周庸祐听罢，料傅成有把这个库书转卖的意思。暗忖张总督这番举动，不过是敲诈富户，帮助军糈。若是傅成去了，他碍着关部大臣的情面，恐有牵涉，料然不敢动弹。且自己到了数年，已积余数万家资，若把来转过别人，实在可惜。倘若是自己与他承受，一来难以开言，二来又没有许多资本。不如催他早离省城，哪怕一个库书不到我的手里？就是日后张督已去，他复回来，我这时所得的，料已不少。想罢，便故作说道：“此时若待发付，恐是不及了。实在说，愚甥今天到总督衙里打听事情，听得明天便要发差拿人的了，似此如何